

# 幸福的钢镚

□海霞

母亲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对于春节这样重要的节日总有很多说法和规矩。

大年三十,当夜幕降临时,母亲就会煮出一大盆红豆年夜饭,饭前在院子的每个墙角放一根芝麻秸秆,然后端着一瓢米汤,用铁勺舀着洒在每个角落。母亲表情庄重,像是在举行一场庄严的仪式,嘴里还小声念叨着什么。我们感到很神秘,不敢出声,也不敢问母亲为什么要做这些。我们只是站在屋门前,静静地看着她虔诚地做着每一个动作。

吃过年饭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

大年初一早上吃的饺子要在三十晚上包好,这是我们家乡人的习惯。母亲很早就开始准备了一一剁白菜馅,切猪肉丁,醒面。那时过年的饺子馅永远是猪肉白菜,似乎从没有改变过,但年年吃却永远都吃不腻。那是年的味道。

在电视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我们一边从收音机里听着春晚,一边不停地忙碌着,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顺时针摆放在盖帘上。每一个饺子的边缘处都巧妙地捏合出褶皱,像是一朵朵盛开的小花。它们静静地躺在盖帘上,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仿佛在诉说着家的温暖和团圆的欢喜。

“来,看看谁能吃到它。”

母亲左手托着一枚崭新的二分钱钢镚对我们说:“把它包到饺子里,初一早上谁吃到就预示着谁更有福气。”父亲左手正好托着一个放好馅还未包的饺子皮,他微笑着接过母亲手里的钢镚,放进馅里。弟弟说:“这么多饺子煮在一起不好找,不如把饺子捏出个大大的褶皱做记号。”我们听了都大笑起来。

父亲也哈哈笑着说:“看你们谁能吃到它。”

我们都停下手,看着父亲把饺子皮折合在一起,手指灵巧地捏着花边。父亲捏褶手艺一流,既娴熟又美观。他脸上始终带着笑,皱纹柔和地挤在一起,一副阖家团圆的满足表情。

父亲把带钢镚的饺子包好摆在盖帘上,这个饺子显得更精巧好看。我们笑着夸父亲捏得漂亮,左瞅右看,觉得它胖乎乎的肚子里仿佛藏着一个幸福的小秘密,心里像开出了花一样欢喜。

屋内灯光柔柔,笑语盈盈。“嘭啪嘭啪”,院外不知谁家淘气的孩子等不到凌晨就偷偷地放了几个炮仗,清脆的声音在空阔的黑夜里格外响亮,瞬间又恢复了宁静。

我们在说说笑笑中包完了初一的饺子,收音机里的春晚还没有结束。按母亲的说法,除夕要熬夜守岁,可我们却熬不下来。收音机里的歌声越来越远,我们渐渐地都睡着了。

每年除夕晚上母亲都要嘱咐我们,大年初一不能睡懒觉,要早早起来,这样一年才能精精神神。初一放鞭炮的纸屑不能当日打扫,那是喜气和财气的象征。

可我们一睡便酣甜入梦,哪肯早早起床,母亲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烧水煮饺子,收拾屋子,一家人都忙活起来。等父亲在院子里放完鞭炮,热气腾腾的饺子就上桌了。

因为那枚钢镚,初一的饺子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年味的欣喜,而且还充满了小小的期待和憧憬。我们每个人吃得都异常仔细,二姐一边吃着,眼睛不时扫视着盆里、盘里的饺子,似乎是在猜度哪个是带钢镚的……

我也小心翼翼地咀嚼着每一个饺子,也想吃到那个象征幸福的饺子。可这个包裹着钢镚的饺子好像和我们捉

迷藏似的,大家快要吃饱了,它还迟迟没有现身。

我又从盆里夹了一个饺子,咬了一口,“咔嚓”一下咬在了钢镚上。“呀,我吃到钢镚了!”我兴奋地喊。一家人都抬头看向我,父亲笑着说:“嗯,霞子最有福气。”

我心里那个美呀,恨不得要跳起来。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最幸福的人。怎样算是有福气?怎样才叫幸福?其实那时我还不明白。

也许是因为过年,也许是因为饺子里的二分钱,那天我的心情就像晴朗的天空,看哪里都觉得格外清新,和伙伴们一起玩闹时笑声也格外响亮。

当我懂得过年饺子里包枚硬币不过是一个民间测试“幸福”的小游戏,幸福需要自己去创造时,不禁为孩提时代的自己在吃到那枚钢镚时似乎幸福招手即得而哑然失笑。

孩子们的幸福往往就那么简单,一枚二分钱的钢镚就能感到幸福爆棚,心情一如小草萌芽、花蕾绽放,鲜亮好长时间。

或许,对于幸福,每个人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我常常想:我们不妨试着用孩童的心情对待生活,幸福的获得感就会更多。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智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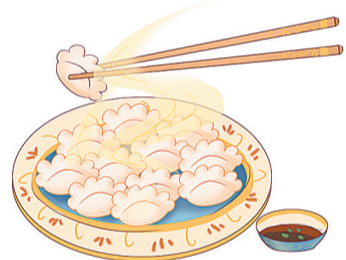


插图 四月

# 等雪的日子

□易州米

早已过了大雪节气,可我们华北地区还是没能等来一场雪。近几天听到不少人都在议论天气,核心话题就是“为什么还不下雪”。就连我近80岁的母亲也会时不时地念叨一句,“该下雪了,该下雪了啊!”在她看来,之所以身边总有人感冒,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下雪,大雪是帮助人类杀死病毒的利器。

我常常仰望着湛蓝的天空陷入遐想,雪都藏到哪里去了?难道它早已洞悉了人们的热切期待,故意要等到冬天快结束时才压轴出场?

正值数九隆冬,因为雪的缺席,走在寒风里感觉到的是一种干涩的冷,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的。听到大树发出阵阵声响时我才意识到,树叶虽然早就枯黄了,但却还有很多没有飘落,依然坚守在枝头。这应该也是雪的责任,如果一场大雪从天而降,就可以帮助那些藕断丝连的枯叶回归大地。站在树下,我想起北宋诗人文同的诗《待雪》:“向晚欲雪天气阴,木叶乱飞杂归禽。城头徙倚待飘洒,东北万里皆云林。”文同在树叶纷飞、飞鸟归巢的傍晚同样怀有一颗等雪的心,不过,他与我不同的是,他等雪即将成功,而我还要继续等下去。

那条穿城而过的河一直在哗哗流淌着,少了降雪降温的有力支持,没能结冰,没能完成一次由柔而刚的变身。我突然生出一份对河的同情,沿着台阶下到离它最近的地方,蹲下身伸手一试,河水冰凉刺骨,似乎与结冰仅差一步之遥,只需等到雪的降临。

街边公园里一群灰喜鹊正在枯黄的草丛里悠闲地觅食,我随口说出一句——恐怕只有鸟儿们不盼着下雪吧,不想身边的妻子却说:“你是怕下了雪鸟儿无法觅食吧,你多虑了。去年下雪后,我亲眼看见有人把公园里的雪清扫出一片,撒上粮食,这些鸟儿肯定是饿不着的,它们才不在乎下不下雪呢。”妻子说得没错,现在关爱小动物的人很多,不仅是鸟儿,小区里的流浪猫每天都有人定点喂食,只需一两声招呼它们便跑过去大快朵颐,以至每一只都是那么心宽体胖的样子。

正说着话,跟我学诗的学生发来信息,抱怨因为迟迟不下雪,我早先布置的“雪”的诗作业无法完成。我用南宋诗人洪适的一首《招曾宏父待雪》回他:“欲把诗催雪,先将酒送寒。冻云方作意,微霰已开端。目断乡城远,心惊岁事阑。拟同今日醉,待取玉花看。”希望他静下心来学学古人,先创作一首诗抒发自己等雪盼雪的心情,用这样的方式催促瑞雪早点到来。



单跃军 摄

# 淀边水乡

□韩铁英

白洋淀边长大的人有我们自己心中的水乡。

水乡的街巷会给人以低洼的感觉,因为不远处就是荡漾着的水面,村里的沟渠坑塘自古以来就理所当然地在那里了。

我小时候村里的这些水泽是很清澈的。虽然岸边有鸭子栖息的泥泞,歪斜的街巷边有灰粪堆,有简陋倒塌的茅厕,然而,天是明澈的,阳光是近似玻璃的澄明。

水草招摇,河蚌游弋,站在岸边望过去,可以一直看到水底。水面远阔,清浅的岸边有扔旋网捕鱼的人。一网撒下去,拉上来许多水草,水草里蹦着的是银色的鱼。每一网都不会落空,两三寸长的鲫鱼居多,有时也能捕到半尺长的鲢鱼或鲤鱼。

水乡的街巷很少有平直的,坑洼泥泞,落着苇叶和柴草的茎,落着鸡鸭的毛和它们的粪便。

水乡村子的地势高低错落,有高高的大土坡,也有直上直下的水岸。

在很高的地方架着一座古老的木桥,桥是用一根根圆溜溜的木棍勾连搭建的,船从桥下经过,看桥像是摇摇欲坠的样子。

桥和村里的街道相连,人们从自家的胡同里出来,顺着街巷走过去,不知不觉便上了桥。这样走了多少年多少辈,人们也并不觉得这桥有多么危险。

站在桥上看风景,低处的水岸垂柳、屋舍墙垣如同画中一样,桥下流动的水是悠悠的碧绿色。水是那么绿,可能是因为那里太幽深了——岸边的柳树遮掩得太严密,才显得那水绿得发黑。

白色的鸭子悠闲地在水上漂着,也有长脖子的白鹅,优雅的长颈弯到水面下,又不慌不忙地抬起头来。

水乡的村子都特别美。

春天,有小株的桃杏在颓塌的街角肆意开放。高处的阳光格外耀眼,枝上的小花开得热烈又安静。

这些野桃杏长出来的果子都很小,味酸,人们不大去吃它。可是它们开花一点也不含糊,尤其是那花香,让人在

心里笃定:春天的气味就是这样的。

冬天落雪了。

河面冰冻,街巷冰冻,人们都被冰冻到屋里去。记得我小时候,人们过着清苦的日子,女人们在不是很温暖的屋里织席,就像洞里的土鼠,为了生计,为了一口吃食,从清晨忙到夜晚。

秋天,村里到处飘着落叶。天光格外透亮,飘飞着的叶子落在人们脚下,像是落在心上。村子就像一个家,叶生叶落,都是每一个人心上的事。

水乡的夏天闷热无比,就像泡在水里,日光灼灼晃眼,古柳垂荫下是滚热的岁月。

每到日头偏西,街上就有提着大篮子买鱼的人。大篮子是用竹片编的,里面装着刚打上来的活蹦乱跳的鱼。

卖鱼人走街串巷地吆喝,粗犷热烈的叫卖声调是自古传下来的,洪亮的叫卖声里带着水音,人们听了一年又一年,听了一代又一代……

这便是水乡人家的岁月,这便是我心中永恒的水乡。